

川環總福地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三

廉訪使楊文憲公

卷十三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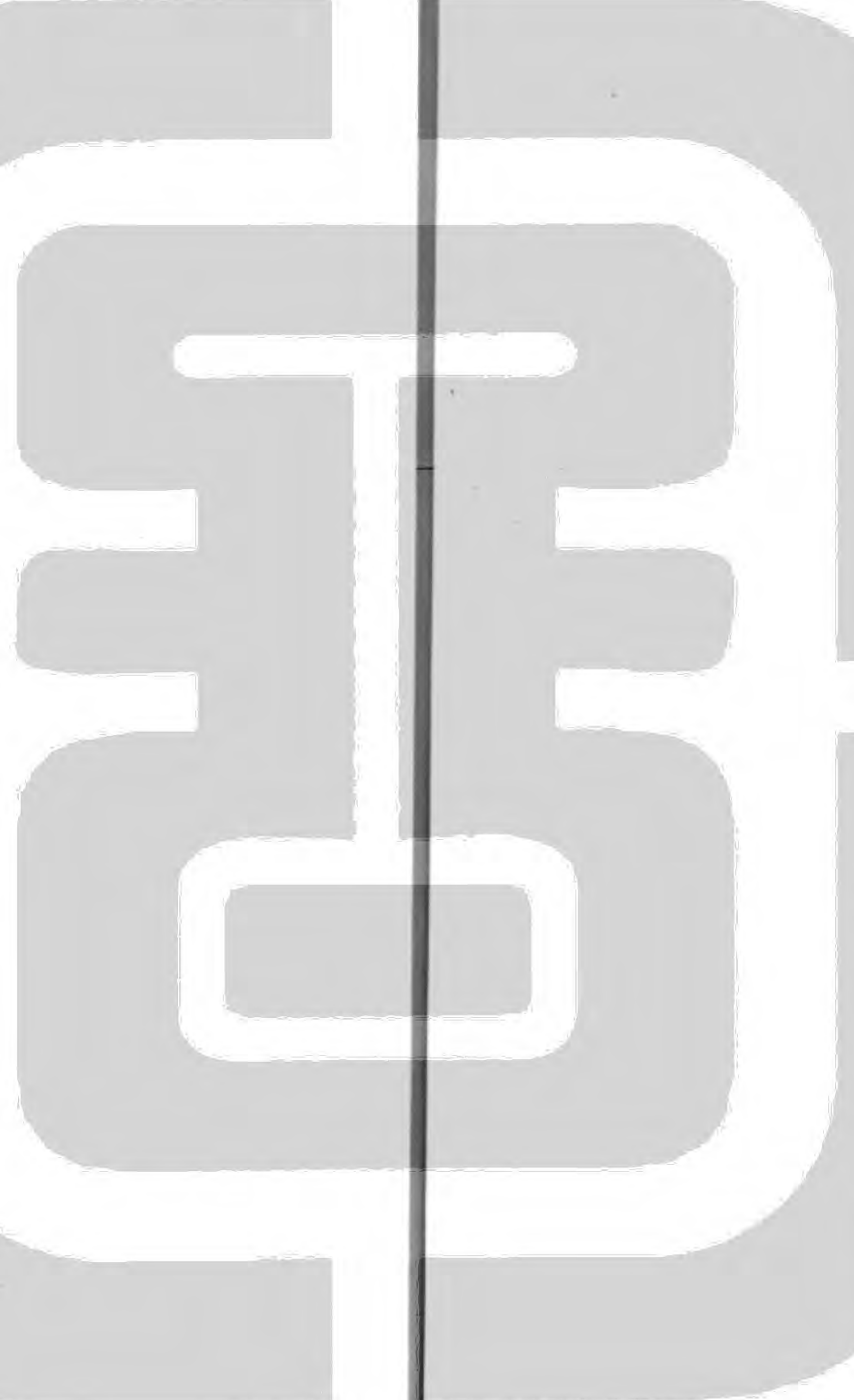
公名魚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國初舉進士中選授河南路
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歲壬子參議京兆宣撫司事
乙卯卒年七十

君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
生父蕭軒翁以為文明之象就為制名年十一丁內艱哀毀
如成人日蔬食誦孝經為課人以天至稱焉又五年師鄉先
生吳榮叔未幾賦業成即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三赴庭試興
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惜君連蹇勸試補
臺掾臺掾要津任子慕羨而不能得者君答書曰先夫人每
以作掾為諱僕無所似肖不能顯親揚名敢貽下泉之憂乎
正大初君草萬言策將詣闕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辭旨

張子淵
王叔文
國圖印

見
國
印

劉切他人所不敢言保為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君何得焉
君知直道不容即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遺山公
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羈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自若
也冠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間會門生朱拯自京
師輦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文聞君名數以行藏為
問君終不一詣或問之故君曰不招而往禮數且業已至趙
侯矣將無以我為二三乎墓碑
戊戌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
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俄從監試官北上謁中書耶律公
力奏薦之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陛辭之
日言於中書公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
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
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以為朝



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書甚善之君初莅政招致名勝如
蒲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禮下邳薛微之澠池翟
致忠太原劉繼先等日與商略條畫約束一以簡易為事按
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
為言者君訶之曰剝下罔上若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四之
一公私便之官長所臨率有餽餉君一切拒絕不踰月政成
官民以為前乎此蓋未有漕司惠吾屬之如是也在官十年
乃請老于燕之行臺墓碑耶律公文集云歲在大計季近有
運司例入奏可一路聽中書省總之開使稱相度未皇息耗
以平歲入財賦自聽不重其權則無以創伊始制度未皇息耗
得廉糾之以刑賦糾錯得重其權則無以創伊始制度未皇息耗
更許自辟之從被選者以為榮
壬子九月至府驛召入闕尋被教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
書乃得請間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為佚老之所雖在病卧猶

召子弟秀民諭之曰吾鄉密邇豐鎬民俗敦朴汝輩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習珥筆之陋以玷傷風化病草處置後事如平時救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齋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怡然而逝墓碑

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困急郵孤遺扶病疾助葬祭力雖不贍猶強勉為之與人言每以名教為言有片善則委曲獎藉唯恐其名之不著或小過失必以苦語勸止之怨怒不計也墓碑

初泰和大安間入仕者惟舉選為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為無用之技尤諱作詩謂其害賦律尤甚至於經為通儒文為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碌碌舉業既成乃以餘力作為詩文下筆即有可觀性嗜讀書博覽強記務為無所不闕真積力

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作文剗剗塵爛創為裁製以蹈襲剽竊為耻禮部閑閑趙公平章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折行位與相問遺河朔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所過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為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問赫奕聳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墓碑

君著述有還山集六十卷始於古賦次之以古律詩又次之碑誌記說銘贊雜文際言十卷隱而天道性命之說微而五經百氏之言明聖賢之出處辨理欲之消長可謂極乎精義入神之妙矣天興近鑑三卷自壬辰正月至甲午六月絕筆其書法如古之史臣其議論如胡氏之春秋也正統書六十卷自唐虞至于五代一年一月一日各有所書事三代以上存而不議秦漢而後附之以論其叙曰正統之說所以禍天

下後世者凡以不出於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應天順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子有慙德武未盡善後世僻王乃復賴前哲槩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八例曰得曰傳曰哀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始皇十年貶絕陷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惡也責景帝者何短通喪也責明帝者何啓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禮樂可興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謂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綿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

內翰李文正公

卷十三之二

公名治字仁卿真定欒城人金正大末登進士第壬辰北渡居太原藩府交辟皆不就至元二年召拜翰林學士明年以疾辭歸居元氏之封龍山十六年卒年八十八

公幼讀書手不釋卷性穎悟有成人之風既長與河中李欽叔龍山真京甫平晉李長源爲同年友屏山李先生令代作墓銘數篇一夕而就屏山大加賞異正大七年登詞賦進士第調高陵簿未上從大臣辟權知鈞州事時調度方殷公掌出納無規撮之誤壬辰正月城潰公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人所不能堪公處之自若也事跡

先生才大而雅識遠而明閔於中而肆於外蓋將以斯文鳴斯道者在河南時文聲已大振及壬辰北渡隱于崞山之桐川聚書環堵中閉關却掃以涵泳先王之道爲樂雖飢寒不能自存亦不卹也是後由崞而之太原之平定之元氏流離頓挫亦未嘗一日廢其業手不停披口不絕誦如是者幾五十年先生之於學其勤至矣人品既高真積之力斯久所以優柔饜飶深造自得兼衆人之所獨經爲通儒文爲名家

其名德雅望又為一時衣冠之龍門也退然自以為不足嘗曰名為吾眼中之昧蓋先生性喜退密恥於近名所學所行切於為己而非以為人也

門生集賢集序

世祖方居潛邸歲丁巳五月遣按忒木兒董文用馳傳來召且曰素聞仁卿學瞻才優潛德不耀久欲一見之切毋它辭既至帝問汝在河南居官者誰最佳公對曰百餘年間人才未易數在今日論之其險夷一節則完顏仲德甚可嘉尚又問仲德讀書否對曰仲德策論進士觀其以國忘家以主忘身實自讀書中來又問完顏合答及蒲瓦何如對曰二人將略俱短少帝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魏徵曹彬何如對曰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實為唐朝名臣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當在方叔召虎之列韓白衛霍在所不論又問今居官之人有如魏徵者否對曰今之人側媚成風欲比

魏徵實多愧矣又問人材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且今之儒生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蘭光庭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可用之材又皆賢王之所素知已嘗聘問者也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夫四海之內曷止此數子哉誠能廣延於外將見雲集輻湊於朝廷矣又問回鶻人可用否對曰漢人中有君子小人回鶻人亦有君子小人但其人貪財嗜利廉謹者少在國家擇而用之耳又問天下當如何而治對曰夫治天下欲難則難於登天欲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控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天乎且為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綱紀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民皆

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賞罰也法度隳紀綱壞天下不變亂已為幸矣又問昨者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為陽不足地動為陰有餘地道陰也陰太盛則變常矣今之震動或姦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讒慝弘多或刑獄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於此矣然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出此以警之苟能辨姦邪去女謁屏讒慝減刑獄止征伐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則可變咎證為休徵矣問對先生平生愛山嗜書餘無所好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以供饘粥學者稍稍從之歲久從游者日益多所居不能容鄉人相與言曰封龍山中有李相昉讀書堂故基兵革以來荆棘堙廢不治若芟而葺之令先生時憩杖履而栖生徒豈不為吾鄉之盛事哉以告先生先生欣然從之則相與聚材鳩

工日增月積講堂齋舍以次成就舊有大成殿弊漏傾欹又重新之未幾朝廷聞先生賢安車聘之既至奏對稱旨欲處以清要先生謝曰老病非所堪也懇求還山朝廷知不可留遂其意後四年詔立翰林院於燕京再以學士召仍勅真定宣慰司驛騎賁遣先生起就職纔期月又以老病尋醫去忠公撰書院記○按公與元諸公書云諸公以英材駿足絕世之學高躡紫清齋與元諸公書云諸公以英材駿足我思昏教及亦復與吹竽之部律以廉耻為幾不謹耶諸公思古所處文祿不建即肯容我竄名玉堂之署日夕相與講石與居齋鹿與非庸夫所出覆露之名德寧敢少忘哉但翰林非病老朽無用者與所便也翰林視草唯天子命之史館秉筆以宰相監之特書佐之流有司之事耳非作者所敢自專而非非是是也今者猶以翰林史館為高選是工諛譽而善緣飾者為高選也吾恐識者羞之說齋

吾聞文章有不當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盡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吾所聞矣不以為所不當者之為患惟無是五者之為患文集四十卷壁書或問學李子曰學有三積之之多不若取之之精取之之精不若得之之深說

李子年二十以來知作為文章之可樂以為外是無樂也三十以來知奪取聲華之可樂以為外是無樂也四十以來知究竟名理之可樂以為外是無樂也今五十矣覆取二十以前所讀論孟六經等書讀之乃知曩諸所樂曾夏蟲之不若焉尚未卜自今以往又有樂於此也以否說初聶侯珪以土豪歸國帥平定者最久雅親文儒聞敬齋李公之名而賢之輦至郡舍會遺山元公還太原過之為數日

留因追憶閑閑文獻二老作詩云百年喬木鬱蒼蒼耆舊風流趙與楊為向榆關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賢堂聶侯起謝曰此珪志也方經始而聶侯卒至元二年劉侯天祿繼守是州為屋數楹置趙楊元李四公像其中以事之惟閑閑文獻以道德文章為一代宗師昔在禮部翰林對持文柄時號楊趙遺山敬齋皆二公門下客自南都時才名已相埒北渡後常往來西州寓志于文字間賡唱迭和世亦謂之元李海內之人識與不識往往誦其詩讀其書敬仰其人蓋所謂聞而不得見見而不得親者獨是一郡閑閑之桐鄉文獻之梓里也人歌清靜之政家服孝友之化而又接見遺山敬齋凡僚更士庶每話及中州耆舊必以西賢為稱首堂而祠之宜矣太

徐公撰四賢堂記

公名恭懿字元甫奉元人隱居不仕至元十二年召至京師未幾辭歸十六年以修曆召曆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學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議中書省事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

公以正大乙酉生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恒其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七十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為養暇則力學綜博於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摳衣之戶外蒲屨橫經入問為析疑義源源其辭若引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搢紳友大中者馳書交譽知之庸者求觀其文侈其肆者以為臚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道於將來時已邃易禮春秋

思有纂述耻為章句儒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於千數百年之中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為不可興行於天下兵恃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日帥三軍為士師賢賢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惟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脩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為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敬庵姚公撰神道碑歲甲寅司徒許文正公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於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

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
動窮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訥於為言喪中大夫絕口水漿
五日器葬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為具不足稱貸益之棺
槨皆黃腸衣衾必縛䟽哀饗粥悲憂為疾杖始能起司徒會
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墜典夫夫特立而獨能行之
聚居六年司徒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貼三輔士
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神道
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
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童共
政日譽公賢丞相以聞十年遣使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
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
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 上遣國王和童勞其
遠來他日入見 上問何鄉先德為誰從何師學子今有幾

無不周悉明年月正元日之翼日 上御香殿以大師南伐
使父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為輩
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秘神道
侍讀徒單公履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
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
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
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明經止於記誦宋
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
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為賦詩空文斯言
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
之士使無投牒自賤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
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
入 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畢

男婚而歸神道

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都九月入見詔於太史院改曆
十七年二月副樞領太史易教領太史衡及公等上改曆奏
曰臣等編考自漢以來曆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筭晝夜測驗
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其
詳皆未精察四方亦未測驗參考臣等共議權以新儀木表
與舊儀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
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下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
推筭成辛巳曆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曆者附會曆元更立
日法全踵故習顧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二三十年
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守其職測驗恒久無改歲之
事矣又合朔曆曰日行曆四時一周謂之一歲月踰一周復
與日合謂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謂合朔自秦廢

曆紀漢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測驗四十餘年進元嘉曆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二小時以異舊罷之梁虞翻造大同曆隋劉孝孫造皇極曆皆用定朔為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曆定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四月頻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雖用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間之又希合當廿為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曆謂天事誠密四大二小何傷誠為確論然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曆一依前賢定論推筭皆改從實今十九年曆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也是日方列跪未讀奏詔賜魯齋及公坐諭曰卿二老母自勞謹教示諸人耳四月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墓誌

徵士蕭欒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於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於私淑諸人繼前脩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哉神道碑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三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四

左丞董忠獻公

卷十四之一

公名文炳字彥明真定藁城人少為藁城令入事 潛邸中統元年宣慰燕南諸道二年授山東東路宣撫使未至召為侍御親軍都指揮使三年授山東經略使至元三年授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統軍副使七年改山東統軍副使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淮西十一年拜參知政事遂與丞相伯顏合兵取宋宋亡拜中書左丞十四年還朝拜僉書樞密院事是歲薨年六十二

龍虎公薨時公年始十六率諸稚弟事母李夫人李夫人有

賢行治家嚴篤於教子公學侍其先生警敏善記誦自幼儼

如成人清河元公撰家傳又李野齋撰墓誌云公幼岐嶷

無事指揮號令



歲乙未以父任為彙城令同列皆父時人少公吏亦不之憚
居半歲明於聽斷以恩濟威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不
敢仰首里人亦化服縣貧重以旱蝗荐饑而府徵日暴民殆
不能生公以私穀數千石予縣縣得以少寬民前令乏軍興
貸於人而貸家息入歲倍率取償民之蠶麥公曰民困矣頭
會箕斂不足已責吾為令義不忍吾代償乃以田廬若干畝
所計直予貸家遂業貧民縣之間田教之敏藝而豪不敢奪
流離漸還數年間民食以饒初料民敢隱實者誅籍其家公
務衆其力而寡其居衆危不可公曰為民獲罪亦所甘心由
是彙民富完至今外縣民或銜負不直其縣而投牒求直於
公嘗上計府外縣人聚觀之曰吾亟聞董令董令顧亦人耳
何明能若神也府索無厭公抑不予或讒之府府欲中公公
曰吾終不能剋民規利即棄官去家傳

世祖在藩邸癸丑秋奉

憲宗命征南詔公率義士四十六人騎從

世祖南詔後

世祖軍人馬道死亡比至吐蕃止兩人能從兩人翼公徒行顧
領蹢躅取死馬肉續食日不能三二十里期必達會東使過
公至軍言狀

世祖亟命公弟文忠解尚廐五馬載糗糒來迓既至

世祖壯其忠聞其勞勞賜優渥用輒稱旨由是日親費用事家傳

已未我師伐宋

上駐蹕淮西之仙居山旁有臺山砦宋人

行光山縣事於其上公受命往取之親抵砦下再四開諭守
者不應公免胄示之曰以吾之兵威視舉一砦如拉朽耳所
以不即取者正欲活汝等故也守者感悟遂降墓誌
秋九月師次羊羅汛羊羅汛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陳船江

中軍容甚盛公請於

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嘗之與敢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載膠衝鼓擢疾趨士叫呼畢奮鋒交公麾眾走岸搏戰宋師大敗文用飄船報捷

世祖大喜戟手上指曰天也明日渡諸軍圍鄂州會 上崩閏有一月班師家傳

世祖即皇帝位于上都是為中統元年 上命公宣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又馳縱一旦遽東以法危疑者尚多與之更始宜赦天下制曰可反側者遂安家傳

三年山東守將李壇反據濟南壇劇賊善用兵會諸軍圍之壇不得遁久之賊勢日削公曰窮寇可以計禽乃抵城下呼壇將田都帥者曰反者壇耳餘米即吾人毋昧取誅死也田

維城降田壇愛將既降眾亂遂禽壇壇勝兵有浙漣兩軍可

二萬餘人勇而善戰主帥怒其與賊配諸軍陰殺之公當殺

二千許人公言主帥曰賊由壇脅從者何罪殺之徒膏草土

耳良乖陛下仁聖陛下往伐南詔或妄殺人雖大吏亦罪之

是宜勿殺帥從之大悔已殺者而殺之者亦自恨失計家傳

壇伏誅山東賊未靖山東搖以公為山東東路經略使率親

軍以行出金銀牌五十有功者聽予閏九月公次益都留兵

于外從數騎衣裳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壇故將吏立之庭

曰壇狂賊註誤若曹壇誅死若曹為王民 陛下至仁聖遣

經略使撫汝相安毋恐經略使不敢格上命不予有功所部

大悅山東安家傳

至元三年上懲李壇潛弭方鎮之橫以公代史氏兩萬戶為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等路統軍副使造戰艦數百艘肆

水戰預講取宋方略凡院塞要害盡諸禦備列柵築堡深為吾利 上召公密謀欲大發河北民丁公曰河南密迩宋境人習 淮地利河北畊以供需河南戰以啓土宋平則河北長隸兵籍河南削籍為民便又將校素無俸稍連年用兵至有身為大校出無馬乘者臣即所部千戶私役兵士四人百戶二人聽其顧役稍食其力 上皆從之始頒將校俸錢以秩為差 家傳

七年改山東路統軍副使治沂州沂與宋人接壤鎮兵仰給內郡饟餽有詔和糴本部公亟命收州縣所移文衆皆爭以違詔公曰第止之乃遣使入奏略曰敵人接壤知吾虛實一不可邊民供頓甚勞重苦此役二不可困吾民以懼來者三不可 上大悟仍舊和糴內郡 家傳

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准西築正陽兩城兩城夾淮相

望以綴襄陽以擣宋腹 家傳

十年拜參知政事夏霖雨水漲宋淮西制置使夏貴帥舟師十萬環攻我急矢石雨下公禦之城上夜貴去復來俄飛矢貫公左臂著脇公拔矢授左右發四十矢許房矢絕索矢左右又十餘發矢不繼而不能張蒲遂悶絕幾殆明日水浸淫入郭麾士卻避貴乘之壓吾軍而陣公病創子士選詩代戰壯而遣之公飲痛束創手劔督戰士選與貴將搏斬貴將以戈貴將仆不死獲之以獻貴去不敢復來 家傳

王師大舉入宋丞相伯顏行中書省自襄陽東下及宋人戰於羊邏泚公以九月發正陽十一年正月會丞相于安慶安慶守將范文虎以城降公請於丞相曰行省兵既勞於羊邏泚行院兵當前行均勞宋都督賈似道禦師陳於蕪湖似道棄師走次當塗公言丞相曰采石當江之南和州對峙不取

憲有後顧請先取和州許之遂降知州事王喜家傳

三月有詔時向暑師宜持重行中書省駐劄建康行樞密院
駐劄鎮江時真州揚州堅守不下常州蘇州既降復叛久之
張世傑孫虎臣誓真楊兵致死於我真楊兵先期敗不敢出
世傑等陳大艦萬艘碇之焦山下江中勁卒前左公身犯前
左載士選別船而弟子士表請從公顧曰吾弟僅汝一息脫
吾與士選不返士元士秀猶足殺敵吾不汝忍也士表固請
乃許公乘輪船建大將旗鼓翼二子船大呼突陣諸將繼之
飛矢蔽日戰酣短兵相接宋人亦殊死戰聲震天地橫屍委
仗江水為之不流自寅至午宋師大敗世傑走公追及夾灘
世傑收潰卒復戰又破之世傑走海公船小不可海夜乃還
俘甲士萬餘人悉縱不殺獲戰艦七百艘宋力自此窮矣家
傳
○又王文忠公撰墓碑云淮東之役士元陳兵揚子橋賊夜
出擄營士元搏戰身受十七創而卒左右秘不以聞會四弟

文直計至其哀發之問其疾告
之故公一慟而止曰真吾子也

冬十月王師分三道而左公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
僉判李世脩乞降奪於勢不能來城復為宋公予之檄世脩
以城來令權本軍安撫使所過民不知兵凡所獲生口悉縱
遣之無敢匿者以故威信前布望旗自靡張瑄者有眾數千
自宋時負海陸梁公命招討使王世強及士選往降瑄士選
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舶五百瑄後至大官家傳
十三年春正月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俟救不下招之一再
反將佐請屠縣公曰縣去臨安不百里遠聲勢相及臨安降
有成約吾殺一人將誤大計况屠縣於是遣人入城諭意縣
降家傳

公會丞相於臨安北張世傑欲以其主逃之海公繞出臨安
城南成浙江亭世傑計不行竊宋主弟吉王昞廣王昌南走

而宋主焜出降丞相命公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
收禮樂器及諸圖籍取皇帝諸璽符上之丞相丞相以宋主
凱還有詔留事一委公禁戢豪猾撫慰士女宋人不知易主
也時翰林直學士李槃奉詔招致宋士至臨安公謂之曰國
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其
在史館宜悉收入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凡五千余
冊歸之于國史院典籍氏家傳

宋宗室福王與芮赴京師徧以重寶致諸貴人公峻却不取
及官錄與芮家其籍所致貴人重寶獨無公名丞相朝奏曰
臣等奉天威平宋宋既以平懷徠安集之功臣董文炳實最
諸將留事謹奉詔矣上曰文炳吾舊臣忠勤朕所素知家
拜中書左丞時張世傑奉宋主弟告王昞據台州閩中尚為
宋守救公進兵所過禁士馬無敢復踐田麥曰在庾者吾既

食之在野者汝又蹂之新民何以續命是以南人不忍以兵
鄉公次台世傑遁諸將先俘州民公下令曰台人首效順我
不暇有而世傑據之民何罪敢有不縱所俘者以軍法論得
免者口數萬薄温州温州未下令曰毋取子女毋掠民有衆
曰諾守將火城中逃公亟命撲滅火追禽守將數其殘民之
罪斬以徇逾嶺閩人扶老驩迎漳泉建寧郡武諸郡皆送款
來凡得州若干縣若干戶口若干閩人感公德最深至今廟
而祀之水旱疾病禱焉家傳

十四年北園有警上將北狩正月亟召公四月公至自臨
安比至上曰問來期及至即召入公拜稽首曰今南方已
平臣無所効請事北園上曰所亟召卿意不在此豎子盜
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
處置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小大咨卿而行已勅主者卿

其勉之公踧踖避謝不許因奏曰臣在臨安時阿里伯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沒匿甚細人寔苦之宋人未洽吾德遽占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即詔罷之又曰臣有專擅之罪初泉州蒲壽庚以城降壽庚素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俾為我扞海寇誘諸蠻臣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惟陛下鑑裁上大嘉之更賜金虎符燕勞畢即聽陞辭家傳

公凡在上都三日至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阿合馬方怙寵用事生殺任情惟嚴憚公奸狀為之少斂執筆起請曰相公官為左丞當署省案請至再四不肯署後或私問其故公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徇則濟奸不徇則致讒讒行則身危而深失付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略其細務也家傳

十五年夏公有疾奏請解機務詔曰大都暑熾非病者宜卿

可北來固當愈公至上都奏曰臣病不足領機務西北高寒筋骸暢逸當復自愈請畢力北役上曰卿固忠孝是不足行樞密事重以卿僉書樞密院事中書左丞如故公辭不許遂拜家傳

八月 上生日禮成賜宴掌禮者奏公坐生公上坐每尚食上食輒輟賜公是夜疾復作敕諸御醫日來診視九月十二日夜疾草洗沐而坐召文忠等曰吾以先人死事恨不為國死邊今至此命也願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報國吾死瞑目言畢就枕薨上聞痛悼之良久家傳

公忠實似其父人主益信之嘗曰朕心文炳所知文炳心朕所知故讒間不行而功立在軍或與長官爭事長官國人持已見不公是公曰第上兩奏得可事乃行長官輒不敢上卒公是蓋上嘗試長官者曰董文炳老成練事汝父行也事

事聽之文炳不我負也家傳

公平居不妄笑語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立朝諤諤有古大臣風故上海論漢人功臣謂可任大事者必首公而追惜其壽止於六十二也家傳

公孝友天至居母喪哀毀骨立奉祀事一遵其父而有嚴教諸弟如嚴師諸弟事之如嚴君雖貴顯如文用文忠歸休沐不敢先私室侍立終日夜不敢坐不問不敢對表馬金帛公未嘗先御有即盡賜諸弟閨門之間肅然而諸弟或以過被笞皆悃欵受之以改及喪公皆毀瘠踰禮而思其蚤孤深賴賢兄以成之也世之言家法者比為萬石君奮家云家傳

公好讀書延禮儒士士雖賤必接以禮若金翰林學士淳南王若虛先生真定提舉侍其先生軸存則師尊之沒則卹其孤而侍其提學家子孫與之婚姻至今雖在兵馬間教諸子

不斲廢公退日一再至塾程其學家與儒者講明聖人之道評品史事夜分乃休居官清慎家無餘財其子孫化之亦能清慎世其家家傳

公薨後十餘年姦臣相哥事敗有詔董文炳子名士選者速召入上曰汝知汝父事朕否士選拜謝曰臣愚不足以知上曰若父忠勤不欺能成吾大事汝士選不必遠學學而父足矣又嘗問士選曰汝知曹彬如何士選謹對曰曹彬云云上曰曹彬不殺降一事較之而父未足為多必欲盡書而父竹帛有既也家傳

內翰董忠穆公

卷十四之二

公名文用字彥材忠獻公之弟也初事潜郎中統初大名宣撫司奏為左右司郎中歷兵部及西夏行省郎中至元七年除山東道勸農使改工部侍郎出為衛輝路總管

十九年召為兵部尚書明年除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祕書監二十二年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明年除大司農又明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大德元年歸老于家薨年七十四

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賦試中真定時以真定豪城奉莊聖太后湯沐庚戌

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后和林城

世祖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

世祖以憲宗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

世祖令授皇子經是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為使召遺老於四方而內翰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公治玉峰魏公瑋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為盛已未

世祖以

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月

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侍江為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

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小舟歸報

世祖世祖方駐香爐峰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鞍起立豎鞭仰指曰天也且命傳令它師曰今夕毋解甲明日將圍城

既渡江會

憲宗崩閏十一月師還蜀祖國公撰行狀○又遺事云公從于位後以三日師來即了江南事遂班師

世祖即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七月

還朝中書左丞張文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為左右司郎中

二年八月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

壇叛據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壇伏

誅山東平元帥公卒還都元帥阿木奉詔取宋召公為屬公

辭曰新制諸侯總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略

使總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為說

公病不行行狀

至元改元召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

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

為公曰宜鎮以靜乃為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

漢延秦家等渠壑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為水田若

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頌農具更造舟置黃

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只必鐵木

兒者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

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

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貴人者

辨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

莊聖太后来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

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威鎮遠方而其下毒虐

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跡不便因僕指其不法者

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

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粗

立二年入奏經略事宜還以 上旨行之中興遂定 行狀

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爲詩表異其守移刺某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 行狀

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爲工部侍郎代統石里統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間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自統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 上怒超召治之因

急逮公入見 上望見曰董某顧爲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 行狀

十三年出公爲衛耀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爲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公頓然憂之曰

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萬一有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爲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會是未運而民已備矣乃爲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爲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淫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爲郡多善政民有去思碑 行狀

十六年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

居

裕宗在東宮數為臺臣言董某勲舊忠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

年臺臣奏起公為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

行狀

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召公為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言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為虎也今司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推抑之則風采忝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為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歛怨也乃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推抑也後悉從公議

行狀

轉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秘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

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為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培克為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耗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諸君曰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

行狀

二十二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

上曰卿家

世非它人比朕所以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傲同列

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侃與論
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上命建浮屠
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
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不堪
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柰何格上命公曰非格
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耶然竟得少紓其程
二十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為姦日益甚公曰吾
力不足以口語勝矣乃請入奏事大略言疲國家可寶之民
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行狀
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
察使乃舉胡公祗適王公憚雷公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
餘人為按察使又舉徐公玟魏公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
極選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見桑葛

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公以舊臣任御史號不易為桑葛令
人風公贊已功於上前公不荅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
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公又不荅屬朔方軍興糧糗
粗備而誅責愈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
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
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
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揀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
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
止臺事不行也浸忤其意益深乃據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
論不為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
葛日誣譖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驕傲不聽令沮撓尚
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
所素知汝善視之行狀

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為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為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七年

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耆舊欲使公授

皇孫經具奏上以 上命命之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

實丁寧譬喻反覆開悟故

皇孫亦特加崇禮焉

行狀

三十一年上命公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為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

世祖升遐

成宗將即位于上都

太后命公從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刺公奏曰

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略

也 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 上海召入帳中問先朝故

事公亦盛言

先帝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公自

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

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母下拜跪飲皆異數也

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衆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至尊甚憐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賚至渥賜鈔三百定

行狀

是年詔脩

世祖實錄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勲績皆記憶貫

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

行狀

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禩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為學以誠實為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為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

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忠言正論
為已任故言事 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
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歎恨不置曰
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
不顧危禍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
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已計萬
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為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
國家而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
盡以買書而家無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逮
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
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
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
人謀至忠欵故國人有為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

受教而後行公為開導訓誨足以款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
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
嗚呼可謂忠厚誠實君子者矣 行狀

樞密董正獻公

卷十四之三

公名文忠字彥誠忠穆公之弟也初事 潛邸中統元年
置符寶局除符寶郎至元十八年陞局為典瑞監遂除典
瑞監卿未幾拜僉書樞密院事是歲薨年五十二
憲宗即位明年壬子公年二十有二始入侍

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
唯知入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故

姚公撰
墓碑

癸丑從征南詔已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故翰
林承旨文用率勇士乘鵠舫求先濟教遣他將舟師繼之三

戰三捷得敵艦艘百艘遂進圍鄂墓碑

上正宸極置符寶局以公為郎居益近密工嘗不名唯第

呼董八亦異數也而不為容悅隨事獻納墓碑

至元二年安童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言忤天聽公曰丞相由勳閥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人方延佇顧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為乃從旁代對慷慨詳切如身條䟽者始得開可墓碑

八年侍講徒單公復欲行貢舉知上於釋宗教抑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主類教道學類禪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廷辯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西書亦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之道而為賦詩何關脩身何益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烏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

習求售已能欲錮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皇極下脩人紀之

賴也事為之止君子以為善於羽翼斯文墓碑

十一年以太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歲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唯文儒之崇武人怨之後大師至外而疆場內而京都莫有鬪志釋甲投戈歸命恐後上問公之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而君則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亦逆知汝曹不足恃為一旦用乎上深善之墓碑

公嘗進言田器古無竿所以劭農今治官列肆以求贏利至鋤鑄之屬亦皆市鬻於耕者非便詔遂罷之又言職虞者將盡徙獵戶無慮數千成郢中往往質妻賣子哭聲震路或自經死實單弱不中徙徒紛擾無益詔止之蘇廬公撰墓碑誌

時患多盜勅苟犯皆殺無赦在在繫繫充牣行獄公言今殺人千貨與竊取一錢直上鈞死一斷不屬惜贖莫甚恐於

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勅革之墓碑

或告漢人歐國人傷或告太府監屬盧執盜斷監布 上命

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於囚罪入死者已有服辭猶必詳識

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置重典宜付有司簿責閱實以俟後

命乃遣近臣詣蒲覈歐傷公覈監布告歐得証杖遣之監布

蓋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羨尺適尚方工官有需其人惜毀成

端斷羨以給非身利而爲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

卿曹皆結喙非董八啓沃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竊取議中

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直

儲皇亦曉宮臣曰方壓以雷霆而容止話言暇不失次卒矯

以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屬執而泣謝曰鄙人腰領賴公以

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濟諸阽危者蓋爲國平刑非期

子見德也其返而摯墓碑

自安童北伐阿合馬獨用盜弄威福衆立親黨懼平章廉布

憲復相必防其私表以右丞行省江陵者踰年公奏希憲昭

代名臣今端揆虛席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宜早賜還從

之墓碑

十六年十月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 陛下始以燕王爲

中書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後冊儲皇累使明習軍國事者

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

夫事已奏裁而始啓白爲人臣子惟有唯默避在不敢以令

可否制勅而已以臣所知曷令有司啓而後聞其有未安斷

以制勅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盡前省

院臺臣將百人 上面諭曰自今庶務聽

皇太子臨決而後入聞墓碑

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勅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議怒承旨王公磐曰如是益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土後至之臣言之用李何為必今日開是省廷臣三日始奏公為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其臣弗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居其門言多目公公恚辯曰上海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懇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指以為報者乃以楮鏹萬緡為壽求交驩擯棄不取墓碑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伯顏公表其可相上使嗣為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則可臣給事中宣何

力焉而可嗣為墓碑

十八年陞局為典瑞監郎為卿俄僉書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宮籞城門直舍徼道環衛營屯禁兵大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皆領焉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墓碑

冬十月某日鷄鳴將入朝忽踏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抹不及遂絕傷悼不已猶覲其息勅勿速斂五日乃匱且知公圖書外無他居積賻錢數千乃歸葬其鄉最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服擊帶藥餌小大無慮百數十橐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以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飢渴駿奔心無怠萌口絕勸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獲譴為懼故能茲久眷寵弥深為臣則然其在家出門弟弟敦宗賢賢信友淵毅而明炳遜恭而易直倫理之間人

文粲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 上所存問及有欲言皆由公
傳達權倖不敢讒危之及是則皆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
未中壽而不淑自茲君側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乎世無
吾曹一人誠不加少而奪公歸耶下至庸人販夫亦失声投
業墓碑

公於誅賞大政往往預聞是非予寇毅然不回要歸公論晦
顯略詳常簡於書其見幾慮遠時然後作使天下被澤無朕
眾所未及知而 上獨知之者此亦不得而論也故 上嘗
語 皇太子曰竭誠許國能於大事多所建明者惟董文忠
為然墓誌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四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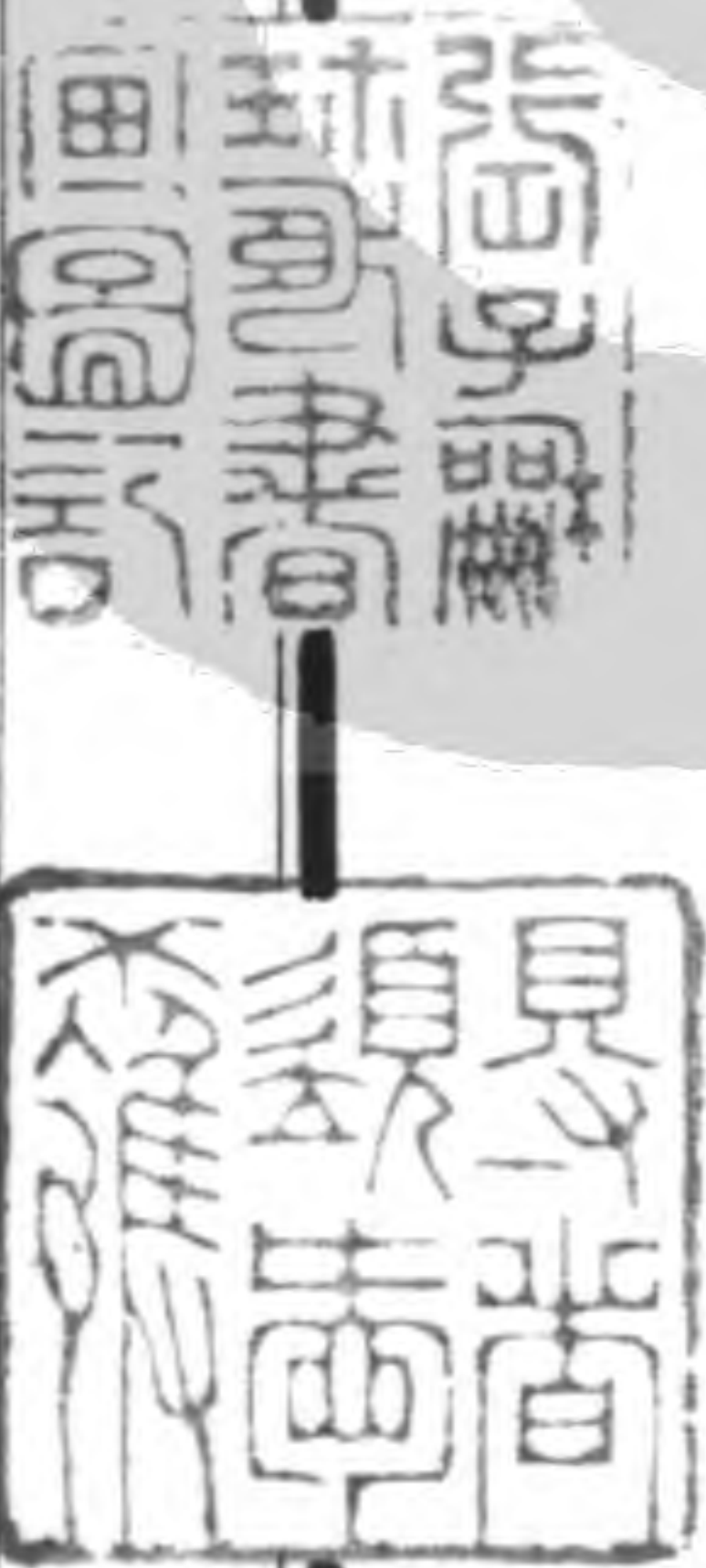
國信使郝文忠公

卷十五之一

公名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召居 潜邸歲己未扈從濟
江授江淮宣慰司副使中統元年拜翰林侍讀學士克國
信使奉使于宋宋人館于真州凡十六年始得歸卒年五
十三

公幼不好弄沉厚寡言金季亂離父母挈之河南偕眾避兵
潜匿窟室兵士偵知燎煙于兀爨死者百餘人母許以預其
禍公甫九歲暗中索得寒燠一甬扶齒飲母良久乃蘇其卓
異見於童稚若此高唐關公撰墓誌

金亡北渡僑寓保定亂後生理很須晨給薪水晝理家務少
隙則執書讀之父母欲成其志假館于鐵佛精舍俾專業於
學坐達旦者凡五年蔡國張公聞其名延之家塾教授諸子



蔡國儲書萬卷付公管鑰恣其搜覽公才識超邁務為有用之學上沂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撮其英華發為論議高視前古慨然以羽翼斯文為已任自是聲名籍甚藩帥交辟皆不屑就嘗自誌曰不保定無用公撰行狀云公書為錄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一以興復斯文道周孔詎如脂為錄則專治六經而心伊洛之學一為以窮性始則已任為書則其餘皆厭視而不屑也故世之為書者始則如聚伯常終亦多然似吾伯常挺然一氣立於天地之間者蓋亦鮮矣

世祖在潜邸羅致異雋挹其間遣使者一再起公既奉清問上稽唐虞下迨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緩頰以談粲若所陳也帝喜喻所聞疑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者條數十餘事皆援据古義劇切時病及踐阼更化用公之言居多撰墓廬公歲已未

憲宗自將伐宋建益上流

世祖總東師跨荆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譽可乘未見其利唯修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博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材恤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於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絕江圍鄂守將賈似道賊遽請和屬

憲廟升遐王師言還虛墓塔碑又按公班師議云今吾國內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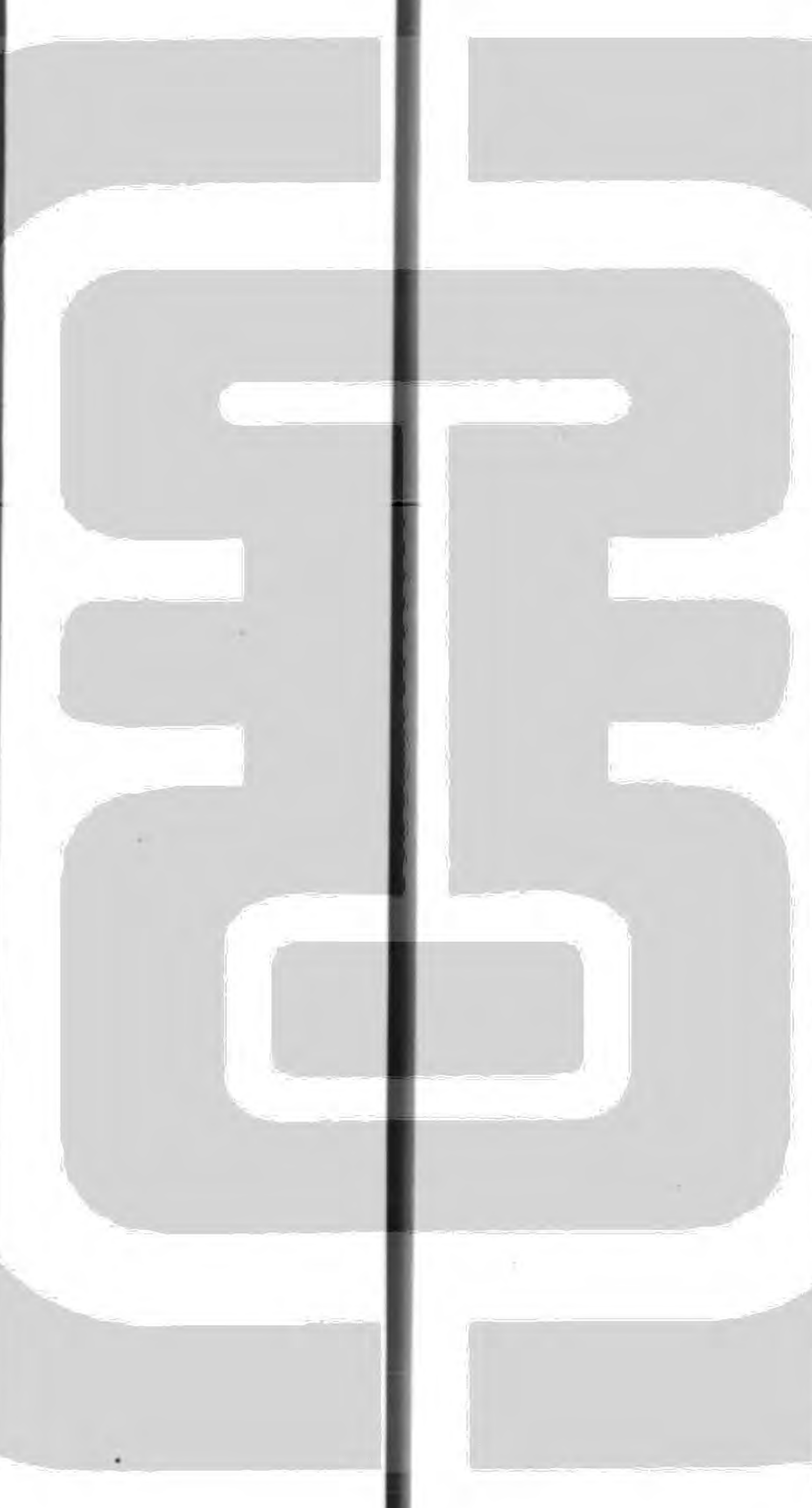
諸胡窺見關隴指大延一有疾或各持心觀望事立莫不窺見關隴指大延一有疾或各持心觀望事腹背受敵大延指大延一有疾或各持心觀望事事官行高大延指大延一有疾或各持心觀望事決以稱受道望大延指大延一有疾或各持心觀望事以輕騎歸靈大延指大延一有疾或各持心觀望事喪和行差官於大延指大延一有疾或各持心觀望事

輯召太子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

世祖御極欲柔服宋人以公奉使告登寶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或為公言宋人譎詐巨信盍以疾辭公曰自南北邁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

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殫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乃授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克國信使謹誌一又行狀云陸辭公不許曰只卿等往彼之君臣皆書生也

公方踰淮邊將李璫輒潛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于公巖以款兵館留真州藉為口實公答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日諭邊將戢戍守圍以契和議眾所聞知今啓璽自璫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辯古今南北戰和利害甚悉皆



不報顧窮極變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不可怵於詭數也捷鑄館所塹垣柵棘驛吏訶閤夜士鳴柝防閑挫抑猷行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父於囚羈戚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之曰鄉顧望不前將命之貴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眾服其言亦皆自振勵墓碑具未完遺使上公將入宋境憂朝廷初宜苟且存網維維人明禮樂雖不極論風俗亦當期致莫唐不曾無少沮明年當使修國又報宋人既留公不遣見公辭氣公志節終不可奪亦斷無害若反當發遣我輩還國宋人論先帝朝無兵亂子書云亦上之難在潛所也符太公親賢則意以之功則大有漢唐則之愛風加仁愛人望有與公親則意以之其為心則大有漢唐則之愛風加仁愛人望有與公親則意以之

精強嘗代上先帝臨終畀以後事先歸戴塔察國王士馬
弟勸進言兄師鎮及西祖宗法也長兄既沒次兄當立若
使不立吾誰與歸不意一主二懼罪不逞應天糾合初起諸
儒更定制度不歸一主二懼罪不逞應天糾合初起諸
劫則寡以地則偏兵起一主二懼罪不逞應天糾合初起諸
也今有主則塔察以兵起一主二懼罪不逞應天糾合初起諸
小也今有主則塔察以兵起一主二懼罪不逞應天糾合初起諸
甲有今有主則塔察以兵起一主二懼罪不逞應天糾合初起諸
任大者五六萬小者不中國諸侯如史將劫卒如嚴如劉蒙
古回鶻之岷強祗以其自斃而不足以為害也明矣
蛇豕彼之岷強祗以其自斃而不足以為害也明矣

至元十一年丞相伯顏奉辭南伐江漢名城望風鄉附

世祖命禮部尚書廉希賢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聞嬰
疾在塗醫問絡繹既至錫燕路朝以張異瞞隱其瘁於塵事
也詔治疾於家病遂殆不起以聞天子悼焉命其子采麟起
家知林州九從公使宋者賜爵各有差墓碑
初公之使宋也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

邊將達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
似道竊却敵為功取宰相畏公露其巧盟幸免之跡遂主議
羈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也公拘儀真館十有六年去
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極宋隨以
滅然則懷姦怙寵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
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阮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儼一時而
亨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墓碑

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踈近如一篤友樂施德於已
者雖細惠必報然偉特方嚴風岸峭立眾不可攀薰良蕪奸
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為已墮竒擯既處幽所日以
立言載道為務撰續後漢書絀不儕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
之失著春秋外傳易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
觀刪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辭以理為主雄

渾有氣文集若干卷傳於世碑宋○留江臨公文集年常
始書宋之君相其言忠厚宋○留江臨公文集年常
怨廣遠真古之仁人君子宋○留江臨公文集年常
以自遠滅已悲謂公前時從宋之相國計過掩蔽不使其心
也夫何難而必謂公前時從宋之相國計過掩蔽不使其心
生誤則其忠厚宋○留江臨公文集年常
同真古之仁人君子哉

靜脩劉先生

卷十五之二

先生名因字夢吉雄州容城人隱居不仕至元二十年召
為右贊善大夫未幾辭歸又召為集賢學士以疾辭三十

年卒年四十五延祐中賜謚文靖公
君天資卓軼早歲讀書屬文落筆驚人既又涵浸義理充廣
問學故聲名益大以肆

裕宗方毓德青宮聞其賢以右贊善大夫召至京師未幾辭以
親老歸養居數歲朝廷尊仰德誼拜集賢學士又以疾辭踰

年遂不起春秋四十有五縉紳惜之

撰文集序

先生上宰相書曰因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至如君
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所以得
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君上之賜也是以或給力
役或出智能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
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功以報國家養育生
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而
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
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或者不求其實止於蹤跡近似者
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因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
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
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
不復出初豈有意不仕耶今天子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

之人亦將出矣况因非隱者耶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
患之餘繼以疝瘡今歲五月瘡疾復作至七月丞發積積腹
痛如刺下血不已自念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
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脩營一舍
僮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
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八月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
無地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人臣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
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
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惟
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始終成就之靜脩
嗚呼金踪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辨博長雄
為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而氣豪南北崇尚幾
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南劍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

說闡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織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偽
學造謗咸諱其說以售仕于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睹所
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尊聞傳信稍
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其書相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
獨行取文公書會粹而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
隆平之興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嗣
也會稽表
公文集

伏見保定處士劉因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屬

裕宗在東宮由布衣起為贊善大夫旋以母老辭去又以集賢
學士召而不復起是其志趣高尚有非時輩所敢望或者謂
因矜已傲物索隱之流臣謂不然夫風俗之薄也久矣士之
處世不自貴重聞一人之譽一章之薦喜見顏色惟恐或失
不復知有廉恥等事何則私欲動於中利祿奪於外也而斯

人也授以三品清要之官辭而不顧非操守有素能如是乎
當風俗澆薄之中忽得斯人庶幾息奔競厚風俗而士類亦
知懲勸矣明進策

翰林待制歐陽玄贊先生之像曰微點之任而有沂上風雩
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

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
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乎麒麟鳳皇固守內之不常
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
而獨逞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來
世開太平者耶

國朝名臣事略卷第十五



向余收得紅豆書屋藏鈔本名臣事略中
多闕失因見吳伊仲藏元刊本借歸手校
知鈔本所少者不僅在字句之間元刊固
可寶也後為執經堂張氏所有時張猶
與余未甚熟識故托坊友轉商之出重
直購此而以手校本贈之既而別從他所
獲見又一本與此刻同索直五十餅金力
不能兼蓄取對影鈔補者纖悉都

合方信前人重書必得刻存影鈔方
非不知妄作所補葉有伊仲圖記當
即其所補伊仲作客楚中將書存
貯友人處竟致遺失幸為張君所收
張又因余之愛而轉歸余茲益以余為
書知己耳曾幾何時而已三易其所
甚哉書之難久聚也堯夫記



